

## 爱的迁徙

杨黎明

春节仍在热闹地进行中,心里突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或许是感觉时间过得太快,弹指一挥间,又过去了一年。这不,春节的气息已在红红的灯笼中沸腾。而每年的这个时候,都是我最揪心的时刻。总是为回不回家,在心里挣扎着。心里似乎总有两个人在吵架,一个说回家过年,另一个说不回家。从内心情感上讲,我也渴望回家。这和每个在外漂泊的人们一样,也渴望和亲人团聚在新春,尽情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温情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,每次回家过年总会弄得身心疲惫,毫无乐趣可言。因此,每年的这个时候,对我来说都是痛苦抉择的时刻。

记得去年春节临近回家之际,7岁的小外甥问我:“舅舅,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两个家?一个是外面住的家,一个是老家?”这话让我感到很吃惊,也让我一时无从作答。真不敢相信这是一句出自7岁孩童的话。看着他扑闪的双眸,恍若一个小哲学家在审视和阅读生活,并提出一个颇具哲学意义的命题:人生到底有几个家,什么样的地方才算是真正的家?

我们来到这个世界,都降临在一个以一夫一妻为基础结构的组织中。法律将这种组

织定义为“家庭”。不置可否,这是我们的家,我们最早、最原始的家。或者说,这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家。因为它给予我们衣食住行和爱,抚育我们长大成人。

终于有一天,为了追寻我们心中的梦想,不得不挥别父母,奔向远方。从此,成为一位寻梦的游子,漂泊在各个城市,奔走在他乡的路上。自此,也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角落,栖身疲惫的身体。这些“角落”即使简陋,但是我们也愿意称之为“家”。因为它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,可以为我们褪去奋斗的疲惫,甚至可以为我们疗伤。

但这个“角落”之家,只能寄存我们的躯体,并不能让我们的心灵找到归宿。

直到某一天,在某一座城市遇上了彼此相爱的人。于是,携手一路同行。一起奋斗,一起经营共同称之为“家”的角落。从此,这个“角落”之家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。正是这种特殊的含义,支撑起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二个家。

可当我们驻足回首来路之时,会发现我们来时的路,已在视线中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可起点上曾为我们送行的父母,依然在那里

翘首遥望。他们盼望着儿女能常回家看看。

于是,为了博取前程,也为抚慰父母,我们不得不开始在两个叫“家”的地方来回奔走。我们知道,这是一种责任,也是一种义务。

眼下,又是一年春节进行时,虽然疫情影响,出行不易,低风险区的游子,还是得回到父母健在的家中,吃上一顿团圆饭。这在我们中国人民的心中,不是一种仪式,而是一种释放情感的方式。人们需要通过这种民族传统节日,来表达对亲人、爱人的关怀。因此,春节不仅是一个节日,更是一个亲人间相互传递情感、表达爱的平台。理解了这真义,便等于回答了小外甥的问题。

人生到底有几个家?其实亲人分散在多少个不同的地方,就有多少个家。换言之,有亲人、有爱、有牵挂的地方便可谓之:家。

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,我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来回奔波着、辛苦着、也幸福着。如同候鸟,为了一家人的幸福和温暖,我们不辞辛苦地万里“迁徙”。确切地说,这是一种爱的迁徙。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,我们心里都觉得:值!

## 春节感怀

### 过年往事

陈志发

那时的农村,没有比过年更为隆重的节日了。

为过年,刚进农历腊月,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:扫尘、做糕点、杀猪宰鸡、缝新衣做新鞋……一到除夕,小孩子也跟着忙了起来。在帮忙贴好春联以后,他们积极地洗完了澡,就独自在房里拿着新衣比划起来,而父母亲就是不肯让他们穿,说一定要等到正月初一。于是,大家便心急火燎地盼着天黑。点灯后,听到别人家的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,又开始频繁地往厨房里跑,催着做饭的母亲搞快点。

年夜饭是丰盛的。大块的猪肉、金黄的鸡鸭鱼,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还有香菇,那可是前两天大家爬到大山上,从雪地里采回来的。等长辈做完了繁琐的礼仪,就呼拉一下围上了桌子,顿时筷子翻飞,堆得碗里的肉菜山峰一样尖。

狼吞虎咽吃罢饭,只待长辈筷子一放,撒腿就往外跑。干什么去?捡鞭炮。那时,农家没几户宽裕的,为了省几毛压岁钱,小孩们玩的鞭炮大都是捡的。到放过炮的人家门口,看满地的鞭炮灰和红纸,就仔细寻找那漏网之鱼。这家还没捡完,听到别家鞭炮声响了,又匆匆跑到那家去捡。大半个村庄跑完后,已累得气喘吁吁、热汗直流,但衣裳早已让鞭炮塞得满满的了。

夜深了,跑得精疲力尽的小孩们躺在床上,盖着母亲浆洗过、还散发着太阳味的硬邦

邦的棉被,辗转反侧,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:怎么还不天亮呀?天亮了就可以去给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拜年,就可以有压岁钱了。

半梦半醒中,迎新春的鞭炮声又啪啪直响,再困的小孩也睡不着了。他们急急地下床,第一反应就是把手伸进新衣的兜里摸摸父母有没有放压岁钱。往往会摸到几个硬币,一分两分五分,个数越多,金额就越大。穿好衣服后,来到厅堂里,那儿的八仙桌上,瓜子、花生、米粑一应俱全,可以随便品尝。等大人做完早饭,天还没亮,父亲拿出一串长长的鞭炮,在门口放。炮声在寂静的山谷中久久回荡。

鞭炮还没放完,早有村里别的小孩跑了过来。他们争着抢着,在烟雾中,他们一手半遮着眼,一脚去踩,一手去捡那没燃放或被踩灭的鞭炮,勇敢得令一旁的大人直喊“小心”。

天亮了,忙着给在家的长辈们拜了年,小孩们便集中在晒谷场上,边得意地比较着各自身上的新衣,边燃放着捡来的“战利品”。有顽劣的,把鞭炮往牛粪上插,看着它们把牛粪炸得四处开花而咧着嘴笑;也有的故意往那些身着花衣、涂“百雀灵”的女孩群里丢,吓得她们“娇颜失色”“花枝乱颤”。空气中,到处都弥漫着欢声笑语和那种好闻的硝烟味。

接下来,就想着怎么度过这个大年了。那时,家里是待不住的,没电视呀,更别说电脑手机了。一群人合计好后,分头到家里抓

上来花糖、瓜子、花生等零食,把所有的口袋都装得满满的,便往别的地方跑。我那时基本上都是和小伙伴翻山越岭到附近的厂矿玩。厂矿里可比我们村里热闹多了,他们不仅处处张灯结彩,有时还有文艺节目,歌会呀舞会呀,还有巨大的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的电影,可以免费看。大白天看电影,关上门窗,遮上黑帘子,效果就和晚上一样。

玩够了,零食也吃光了,便赶紧在天黑前回家。身上的新衣没穿多久,就已经弄得脏兮兮的。大人看了,也只好用食指按按孩子们的脑门,算是指责了。

接下来是大人提着礼品拜年,那是正月初二才开始的事。小孩子们做的都是跟屁虫。拜年的礼品大同小异,都是网兜里装着两个包,用报纸或黄纸包着,扎成长方体状,外贴一红纸条,细麻绳绑着;里面不是白糖,就是红枣。有条件好的,才会包上干荔枝或干桂圆。小孩子们关心的只是亲戚家待客的饭菜:餐桌上的鸡腿、米酒煮的鸡蛋、香葱覆盖着的面条……吃得我们脑门冒汗。

时光悠悠,一晃30多年过去了。现在,城里也没有了鞭炮声,也很少有人提着糖果点心拜年了,都是红包来,红包去。在楼群的某个角落里,我又想起了这些过年往事。然而,那时的春节就像我们的童年一样,永远存放在时光深处,如梦如幻,让人感怀。